徐元歎先生殘稾
燕市雜詩
霜猨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徐元歎先生殘稾

著歎元徐

徐元歎先生殘藁

明　徐元歎撰

浪齋新舊詩

夜寒與劉石君陳伯迎叩達公河畔禪居

月斜道少人風吹旛獨舞入戶燈光微古佛爲之主斧冰析寒薪茗椀味餘苦城上雙[illegible]歸途各自取

獨居苦雨書示友生

出游已恨水煙窮遂少芳菲媚屢空門掩不離春雨內夢寒常在落花中別時渡水城[illegible]

色通躍馬相尋誰便得擁書長歎想能同

再宿包山蔡居士湖上居

湖山相與晚秋館自多陰黃葉悲遺老孤燈攝夜心蘆花月上易水色雁來深仿佛當年事情生不自今

槎山庵尋碧上人不遇

短松行不盡牆缺亦通人古屋西風破小池寒菜新客來燈是主葉落寺無鄰夙有營巢意低徊繞砌頻

寓雨公二楞庵適吳與顧默孫至同登槎山瞰大湖

禪扉掩殘雪門外繫輕舠居者誠非易君行無乃勞看花隨意遠望水略宜高習靜松窗下心清聞夜濤

七月初六夜聞笛

鄰笛起閑暇城隅夜遂幽。沂風書雁恨。安枕接新秋。星月滿深巷。水天涼一樓。尋聲無處所。空露但悠悠。

若邪溪望對岸雲門諸峰。云中有三十六灣。溪流宛轉。會日暮無人至。路口而返。

秋溪如月上。轉泛無終窮。微波出城路。幾樹迎船風。衆慮一洒濯。遠色久玲瓏。峰影半水面。秦望標其空。人間仰蒼翠。山中閉洪濛。思乘青竹筏。周流元氣中。日落松柏裏。先夜水仙宮。風雲多氣勢。獨立恍余躬。靈境遂相失。分手但西東。

越溪夜宿夢鍾伯敬

獨臥悲搖落。宵深授淚痕。共依殘燭影。復理早秋言。水月非無路。衣冠皆有魂。知君今夜憶。謂我在吳門。

辛酉元日偶題

再有勞生日。栖遲此世間。閉門宜客去。疎雨得人閑。弱柳煙將寓。荒池水漸還。獨居自無限。可想在深山。

登北樓臨小池傳是唐六如先生故居

野館閉空綠。伊人甯久離。樓寒常近夜。草色漸過池。自顧敢云客。相逢或不疑。蓬蒿正滿眼。猶是著書時。

沈雨若見示徐文長畫雜花卷

徐生畫花備四時。惟須佳墨與臙脂。用墨亦在花葉外。墨所不及具花態。寒幹疎梅開遠天。敗荷枯荻淡多烟。高情豈必求形似。蜜蜂胡蝶生其間。俠烈詼諧無不露。令人喜亦令人怒。一草一木無常形。筆端成物如風雨。醉眼迷離燭影闌。風日佳時更借看。

李僧筏出其尊人長蘅畫册因題其上

醉醒俱不去。夜坐羣情密。端居云多暇。水石隨意抹。舟來攜數方。掇拾已成帙。篋笥但隨身。貪者不敢奪。明燈高寥寥。卷舒無促迫。獎譽漫俗情。深賞示以默。而翁臨發辰。授子以爲別。寶此差足賢。冰清未可忽。奉之爲良規。我猶曰形迹。而翁邱壑徒。讀書難自沒。翩翔筆墨間。誰敢鬬工拙。吾子天機深。矧是名父出。今古略宦觀。安事求其末。

過錢塘將訪馮三於湖上雨不果行

積雨羣峰困。遙愁倚碧潯。陰晴關友誼。車馬有離心。幸免一回別。留爲兩念深。無邊悲喜境。付與夢中尋。

南屏山尋浪泊上人不遇

羈愁成暮雨。聊且卽扁舟。聞說南屏近。心知西閣幽。煙波爲此約。水石未忘秋。講席紛然散。斯人不可求。

六月十八。與陳古白、呂子傳集顧青霞新構水亭。觀粉壁畫松。累石爲地。畫松其上。

水觸牆根爲日久。新亭面此開軒牖。不能更問置亭時。有亭有水可無疑。已忘熱客披衣苦。便覺涼天列坐宜。壁間水氣堪嫵媚。松石無端思坐致。雙柯脫手助清寒。更令詞客歌其事。歌殘月出臥縱橫。恍聽螺溪嶺上聲。謂松能風余非佞。孰物有形無性命。主人累石畫者機。畫者含毫聽指揮。松不癡肥石不瘦。松耶石耶同時有。

涼秋寄林茂之

不知何處別徒憶晤時顏野閣聞初就孤情倘遂開浮名秋草沒小夢一舟間來信非難寄新寒有客還

涼夜懷鏡新上人

久坐身無影知師心已安蟲悲天地窄月近水雲寬猥巷違羣動荊扉閉小寒是能從所悅持此寄人難

送浪泊上人還南屏

草色門前路歸期可奈何久留荒寺冷相與早梅過細雨貧交去春流人事多重游有我輩亦未歎蹉跎

月下與商孟和尋陳古白於鐵佛山房

月中坦步似乘虛忽憶幽人靜默居燈火叩門通款款衣冠隱几出徐徐向衰有幾相逢地少賤空多未讀書天與浮名宜漸棄亂離持此欲焉如

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

雲峰終不近石路寺門前霜蔓懸瓜重風庭聚葉圓殘燈連曙鳥衆響入鳴泉愛此清虛夜與君得晏眠

佛慧芍藥未花時與僧有約及春殘往看僧采茶不歸花已半落矣

小巷春陰石逕斜偶尋舊約看殘花亂頭粗服誰相借雨打風吹敢怨嗟昨日繁華惟有夢芳魂歸去已無家盛年何限隨流水愛惜紅顏計轉差

十七夜燈事轉盛士女縱觀從顧青霞家醉歸因書卽目

春街賞愛競招尋軟語如聞已見侵柔幔但添迴顧影疎簾難障夜行心衣沾香霧經餘唾地擲微聲憶

墮譽留取歸途殘醉在放教紅燭對斜吟

答董遐周

運往闊詞人無以名一代小儒鹵莽求字句爭險怪置之耳目前無異於癬疥所思在吳興托疾寒溪內高臥護風騷隙中數流輩我昔望其廬暑雨驟明晦門外盛蛙聲虛庭倣閒界茫然失所攜投書急引退珍重接遙緘雜花盈手在賞譽或過情顏汗未敢拜春天夢無涯往往赴親愛迎我不下牀一笑牽蘿帶

春寺早茶采寄鄭明府

僧窗嫩葉無心發并付幽人采擷宜薄質見收香色異餘甘深仗齒牙知囊盛篛裹愁經雨新火寒泉共一時黃鳥聲中衙舍掩竹鑪煙細獨斟遲

臘月初四夜乍見新月喜葉晉卿自嶺表還洞庭山

捲簾纖月露寒姿記否殘更相送時於世浮沉能不倦在身圓缺豈堪思古城雪上歸人跡三載貧居少婦持洞府就君商避地盡將雞犬一朝移

題陳古白虎邱借讀齋

高齋無主閉春風能讀離騷付乃公未見伯通來廡下常如貧女在光中研田腹笥還皆易浙米樵薪累即同每恨世人稱我宅此山尚爾寄虛空

代書答王子彥

未覺伊人遠。朝來接素書。有懷春雪盡。相謂落花初。水國交殘夢。烟窗護獨居。新苔知滿砌。到日爲君除。

自天池落木庵看梅。過竹塢。擬至光福極繁盛處。

靜居得天心。特與以晴霽。柳栗倚門邊。游情不可閉。村梅乃競發。光色徧一切。幽谷蒸奇香。深松襯濃翠。玉鱗看漸飛。仙姿惜遺蛻。長日付閒身。墟里隨所詣。過嶺雪漲天。遙連鄧尉寺。千林皆照水。似以湖爲際。人苦不知足。更作齋糧計。

岭茶新到。設幽溪大師、退谷居士二像于天池落木庵合祀之。二公留心茶事。故所至必祭。

二像隨身列小軒。屢遷能不失溫存。神來水國思其嗜。事稱山家禮不煩。寶鉢展開憑呪力。素瓷斟酌待吟魂。平生茫昧今同食。帶笑相看無一言。

同州來游虎邱塔影園時新屬顧云美

坦步須乘興。名園今有人。地幽山隔岸。池靜塔分身。樹石維求舊。禽魚亦易親。綠陰行滿眼。就此送殘春。

天池雨後。偕州來、次玉、小休、憚臣入陽觀瀑。

賀嶺之西千嶂綠。亂鳥如吟亦如哭。霧淞靡靡相覆被。殷日沉沉漸入地。前山夜遞雨聲來。瓢瓦掀牀亦壯哉。爛漫橫眠交首足。重撥昏燈照古屋。擁衾起坐至天明。瀑水風松共一聲。飽餐捫腹無他事。殘雲已帶微陽至。新磨翠色有諸峰。一角紅鮮露遠寺。鶖壑飛濤如匹練。嵌穴穿空流盡徧。沸然餘怒未能平。善觀水者于其變。懸巖欲落防崩石。入谷三人惟二展。谷深陰晦昨宵同。杖聲笠影在濛濛。怪來溼翠沾衣

重始悟行從雲氣中

虎邱梅花樓得泉上人新住持木山奉賀四首 錄二

管領名樓也不開花朝月夕總相關茶芽漸吐官牌急待過清明便鎖山

呵殿聲巖到石場袈裟鵠立過茶漿浮生盡說偷閒到已累山僧半日忙

七月望後寄寒碧上人 與鍾譚亡友周旋甚善

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師爲譬輿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

和州來梅花詩

古幹無花影絕奇蒼嵐餘骨在山麥他鄉驚見驚心蕊荒圃難尋入手枝紙帳學眠生夢早凍瓶清玩候開遲及將疎冷陪高士怕是鱗鱗飄謝時 右未開梅

曉報開來到幾分陰霾驅盡念天勤人吟藜杖遙遙見佛坐苔龕默默薰仰覆滿枝俱照水色光繞隕未消雲城中自少看花眼一任飄殘莫遣聞 右盛開梅

天池右崖有默然泉洞僧惺然獨處二年最爲孤僻路詰曲蛇行乃可上余住山五年只兩到耳

定僧宴坐面寒泉落葉紛飛滿膝邊半夜東峰殘月上始知潭底是青天

在久上人葺竹塢精舍月餘出山他日相尋題此

深入坡陀翠幾重交柯陰翳駐幽踪開窗稍擴莓苔壁收拾東偏三兩峰

玉鈎斜

殘脂賸馥土花凝。得近泉扃侍寢興。猶勝當時銅雀妓。餘生憔悴望西陵。

二月望過顧云美塔影園名其堂曰雲陽問知用東漢宣處士隱雲陽山事。虞山先生作記。半至春光山漸佳。閒情遇物自差排。周旋車馬稱通隱。指點園林敍本懷。流水穿花成小澗。殘陽留客戀西齋。詩關時事人題竹。請付雙童信手揩。

機公上足清旭入山問句

閒關尋到吟詩處。咳唾從無舉似人。且待霜空羣木落。門前山始露來眞。

連日陰雨元夕微晴城中燈市寂然感賦

楊柳蘇臺何處尋。千尋牧馬淖泥涔。春溝浸月人行絕。古巷攜燈犬吠深。懷舊不堪惟錄鬼。忘機難信試呼禽。莫嫌此處幽居僻。尚繫高流山澤心。

望齊門外陸墓名區暑退交秋未成搖落。更革以來。詩客相依寤寐神馳。入羣未果。方南明以四律見投。僅答其一。

迴看城堞影模糊。便覺晨昏眺聽殊。暑後秋風吹半郭。里中詞客動全吳。交游漸闢鴻魚路。身世如居煙水圖。只我亂峰相伴老。微吟小飲一何孤。

跋

癸卯三月四日。偕序伯過白馬澗。訪通濟庵覺阿上人。飯蔬於五百梅花草堂中。茶話。抵暮而返。案頭見元歎先生浪齋新舊詩一册、落木庵詩二册、補遺一册。假歸讀之。錄存此帙。先生高風清節。世所共知。詩如其人。純乎山澤之氣。是帙祇就我意錄之。非謂先生之詩之美者盡在是也。瑤草一序。佛頭著糞。然語能入微。存其文。正惡其人之聰明自誤爾。苕生葉廷琯識。

余與調生丈避地申江。樂數晨夕。近日余移寓城中。稍稍間隔。暇出北城。訪丈於善安里。丈亦新移寓也。談次。出示此卷。元歎先生詩。清逸在骨。不落凡纖。卽士英序語。亦復超妙。相與奇詫之。或謂此序宜割去。夫當士英擅政時。以清職羅致先生。先生拂袖竟去。想其友朋之閒方將割席。席可割而序不可割乎。然先生晚年。曾不以士英旣敗而橐中遂去其序。殆亦不以人廢言耳。幸附先生流傳至今。亦何弗仍存之。善夫調生丈之言哉。因附錄於後云。同治紀元壬戌四月郡後學潘鍾瑞跋後。

燕市雜詩

于燕芳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燕市雜詩

雲間于燕芳著

擬陣亡諸將怨詩

十羊九牧。一麕百裹。我兵何少。賊衆何夥。渾河湯湯。夷寨磔磔。深林千疊。重障百匝。彼伏我迷。誰牧誰頗。賊兵一呼。元首齊墮。師貞在密。期洩匪妥。況分匪合。首尾相左。悠悠蒼天。誰爲此禍。彼天誤國。借賊殺我。

擬陣亡諸卒怨詩

我衆反寡。見賊錯愕。宜步而趨。如風隕籜。嗟六萬人。齊死無怍。怍無已矣。夷分太惡。在昔從軍。願從衛霍。今如兒戲。血枉染鍔。無定河邊。樂浪部落。撻伐有靈。終伸赫濯。可奈戰場。髑髏相薄。誰復此仇。引領新略。

三忠詩

劉將軍輓歌

劉將軍生何桓桓。死何赫赫。鴉骨關連奴寨尺。提兵深入虎子宅。深入無前轉戰百。牙梟銳氣賊幾獲。可奈矢盡受圍迫。望援援絕空歎息。回首視死甘如飴。死重太山非輕擲。至尊曰。嗟嗟將軍。而勇無功忠有益。男兒一點丹心赤。身死名成垂竹帛。如何賣國反面兒。一副鬚眉枉似戟。臣忠主聖世罕全。勵世人人誓獻馘。馘從茲可致俟。齊斬奴頭梟奴魄。

杜將軍輓歌

杜將軍生不逢時死反得謗渡河渾水春沆漾殺賊曰歸報主上可奈登岸伏四起兵渡半潰不得上師出以律否臧凶往往舉事悔因亢要惟七尺分骯髒一死無慚百神諒么麼曲筆胡太誑底事任呼牛馬妄差賴千言有阿咸書入長安具白狀（時將軍侄文煥有鳴冤揭）吁嗟殺賊反殺將聽說東師堪悽愴陽秋衰鉞幸無恙優卹早晚絲綸貺從茲燕頷都捐軀飲冰受斧盡依樣生爲賊死誅賊英雄橫草不孟浪

潘僉事輓歌

一哭亡將軍雙淚墜紛紛再哭亡僉事啼聲誰忍聞憶昔爲郎事聖君含香起草笏班分何□□東海西軍主憂臣辱堪裂齜投筆自詫同定遠請纓非浪學子雲定遠也尋常氣奪老上龍庭焚熟知公死死事勤蕩陰睢陽等氤氳世廟以來忠不鮮忠愍死諫公死戰內外總是五品銜後先相映萬古擅凡死若斯死猶生二心焉用生靦面千佛名榮世俗羨憒憒不識忠列傳文臣如公尤罕見聖心哀悼食不嗛御墨親題木主絢尚方頒致金錢奠將來異數次第優賊奴惶恐愁血濺

爲劉晉仲悼亡四絕

玉鏡臺空乍掩粧夕懸魄影照流黃折蘭採艾恢台候弔罷靈均哭悼亡

孫楚文王且賦招啼鵑故國半魂銷新詩春曉翻成讖絲泰泠泠風任飄

彩筆誰家椒頌殘愁來不禁舞孤鸞蠶崖萬里橋邊道潞水歸魂遶錦官

魂歸已作不歸人。銀蒜芳殘簾月新。洞口桃花原有路。許郎重入武陵春。

附晉仲夫人春曉詩

曉來孤岫淡拖光。明暗冰輪一半藏。昨夜狂風花落盡。門前紅雨惹泥香。晉仲云此雖婦詩實讖也并白

西蜀劉暹具

霜猨集

周同谷著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霜猨集序

殷之亡也。朝宗興麥秀之歌。周之衰也。行役起黍離之歎。乃若王臣不返。沅湘之悼何深。公子無歸。虞夏之懷彌篤。詩成而編甲子。采菊籬邊。嘯罷而操廣陵。鼓鐘柳下。此數君子者。皆值宗國之淪亡。遇故都之傾覆。銜哀結怨。鬱爲詩歌者也。屬當明季。衰亂滋多。乃聖乃神。四海抱沉淵之痛。吾君吾后。千秋餘殉國之香。此開闢未有之變。開誠書契所無之創事。同谷周君。汝南華胄。江左名流。文章軼駕於南華。疑莊生之再見。風雅追蹤於西楚。信屈子之復來。爰讀霜猨之一卷。如聽月峽之三聲。其志切。其音哀。方之少陵詩史。彼略而此詳。比之尼父麟書。貶多而褒少。傷深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符。遽爾家破人離。素鏡斷重圓之照。樓名燕子。與燕偕棲。院鎖梨花。比花更悴。爰乃黃絁入道。素簡朝眞。初上蒲團。卽悟三生之果。不登法席焉知衆妙之玄。果將長謝紅塵。安神雲岫。何意親承紫氣。獲覩瑤篇。本以忘身忘世之心。又生悲國悲君之念。微吟檐下。淒淒風雨忽臨。高詠燈前。冥冥鬼神交泣。嗚呼。先帝后之陟降非遙。應鑒孤臣之至意。家相國之精靈如在。豈憎賤妾之多言。歲屬丙申。時維八月。廣陵女冠李傃綏孫道院空雲主靜軒中。用裁斯搆。

霜猨集

明　海虞周同谷翰西氏鶴臞著

肅寧縣內泣牛衣。一旦凌雲入紫微。天子宮中呼伴伴。八千女鬼亂京畿。

魏忠賢。肅寧人。素無賴。以博不勝忿去其鄉。入京爲閹人光宗晏駕。後宮有謀匿太子者。忠賢知之。竊負而出。熹宗卽位。賜名忠賢。呼爲伴伴。先是京中有八千女鬼亂京畿之謠。

焚得新香透玉毫。彩雲含露潤天桃。黃昏內院重重鎖。貂帳春溫月未高。

熹宗溺於牀第。故客魏得以竊弄威福。後懷宗卽位。夜聞香煙。心動。命毀其方。

召得宮官入九重。描金朱盒書雙龍。和餳蒸餅妃親置。手自濡毫署謹封。

熹宗大漸。忠賢忌帝英毅。謀欲鴆之。懿安知之。謂后曰。嬸戒皇叔。莫得食宮中物。后乃從母家取蒸餅。手自封署以進。

長庚晝見日西沈。魏監陰謀召外兵。幸得乾兒崔司馬。一時寒戰噤無聲。

忠賢欲召外兵。行廢立事。時太白屢經天。忠賢與崔呈秀謀之。呈秀懼而色變。寒噤不能發聲。忠賢歎曰。汝爲本兵。大事在汝掌握。今如此。已矣。

檀香粉餅玉酥蟬。新泡吳茶是雨前。半日兩宮交絮語。都來只爲魏忠賢。

兩宮。謂周張兩后也。

天子宮中肆六韜。紅妝小隊舞蠻刀。一聞礮火心驚戰。昨日言官諫內操。

上卽位。罷內操軍士。悉歸田里。

芙蓉新殿鬬樗蒱。衆裏西宮體態殊。行近紫微光曜目。碧雲冠上水晶珠。

西宮。謂田妃。

玉皇西狩下天都。縱使霜狼鬬赤烏。賽過五紅驚一座。戊辰元旦受嵩呼。

崇禎元年戊辰。李自成在米脂山中會飲。擲骰賭酒。一人得五紅。自成謂衆曰。我得六紅。汝等呼我爲皇帝。一舉手。果得六紅。羣不逞爭下階叩頭。稱皇帝萬歲。自成因遂懷不軌。

花生玉露柳生煙。坐覽軍書尙未眠。夜半月斜殿影黑。黃封猶降鳳池宣。

上以賊禍披猖。中夜覽軍書。更籌三唱。猶齎黃封至內閣。閣臣驚起。

昔抱瑤琴事上眞。偶過天闕下飄輪。玉絃本是平情物。豈若昭陽歌舞人。

素琴拂罷換朱弦。指上宮商母氏傳。急遣黃門宣入內。水晶簾下鼓朝天。

田妃善鼓琴。上疑琴師所授。妃曰。母所教。上遣黃門召入。賜坐。鼓朝天一曲。

花爲容貌玉爲牀。椒殿承恩卸卻妝。三寸繡鞋金縷織。延儒恭進字單行。

上見妃繡鞵精巧。舉視之。有細書一行曰。臣周延儒恭進。上不悅。由是薄延儒。

團團紈扇捲新秋。帝寵雖移后寵優。蜀錦吳綾每賜得。牙牌不到玉階頭。

此言袁妃之失寵也。蜀錦吳綾。謂后所賜。牙牌者。上刻各宮名。中官每日抱牌至上前。上擎一牌。中官卽傳牌至宮。宮妃遂梳妝以俟。

坤寧簾幙日曈曨。立殺田妃殿角東。近午宮娥成對出。雕金龍椅坐當中。

田妃有寵而驕。后每裁之以禮。歲元日寒甚。田妃來朝。宮人傳奏。后故治他事。不卽見。移時。聞殿內傳呼。后盛服出。坐受妃禮。不命坐賜茶。

風流不減漢昭儀。鼓瑟吹笙事事宜。長日永和歌舞散。湘簾暮捲坐彈棊。

永和、田妃宮名。初名永安。在東二長街之東。妃鼓琴之外。兼工絲竹。每當風日晴美。鼓瑟吹笙。上極賞之。嘗曰。裂石穿雲。當非虛語。尤精於弈。每與上弈。輒負三四子。未嘗盡其技也。

金母凝神鍊玉鑪。東皇邀去越蓬壺。天風吹落雲垂地。十二宮人下手扶。

潤花霖雨敗花風。富貴原來誤妾躬。不記昔年信邸內。危疑百事兩心同。

上邀后花苑賞花。田妃亦召至。妃意甚輕后。后訴之帝。帝故若不聞。后故近帝言。帝素勇。以手麾后令去。后反而仆。坤寧宮人十二同扶后起。后泣曰。陛下不念爲信王時。忠賢用事。日夜憂懷。惟陛下與妾兩人。今日做皇帝。遂作興化人耶。妾死何難。遂還坤寧宮。

和衣臥起廢饗飧。御柳鶯啼晝掩門。此日忽垂新雨露。宮中銜旨賜貂墩。

上尋悟。一日在謹身殿。召坤寧宮宮人問后起居。曰。三日不食矣。上惻然。命中使持貂以賜。致殷勤意。又命田妃修省。后乃強起謝。勉進一餐。

曉鏡清光暎玉屏。驟驚人起是花鈴。好教修省無些事。且展風詩詠小星。

謂田妃不伏過也。會妃干預朝政。忤旨。謫居修省。

蟢絲捲盡角門開。繞院回廊半是苔。獨有楊花知寂寞。無風簾外自飛來。

鉤闌東畔日將斜。那得行來小監家。報道中宮有懿旨。特宣妃子去看花。

萬種離愁一見歡。多多細語問平安。更籌三下停歌曲。玉仗穿花扇影團。

田妃既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既而上苑牡丹盛開。上與后張宴賞花。袁妃與從。后請幷召田妃。上佯不應。后命小黃門以懿旨召之。妃至。見后於花下。禮畢。再問平安。后以和顏接之。三更罷宴。后啓帝。可幸西宮。后擺仗還坤寧宮。

玉熙春靜露華寒。百寶燈前夜未闌。曲柄悉琶金縷字。清商側調內家彈。

上在玉熙宮。命梨園奏水嬉過錦諸伎。小內家抱金縷曲柄琵琶。乃于闐所進。彈清商側調。時邊關雖警。中原猶爲全盛也。

吳紗黏汗帖香肌。侍駕看花苑裏歸。聖諭六宮行節儉。入班解去畫羅衣。

宮漏頻移蟲暗鳴。隔房猶聽翦刀聲。日間相戒無多語。只恐君王悄悄行。

上在宮多微行。有肅皇帝風。

君王習射御溝西。五色旌旄高下齊。三發大黃穿七札。楚猴若見必須啼。

上嘗試馬于射場。知田妃善騎。命之騎輓弓馳射。姿容既妙。回策如縈。雖名騎無以過之。

君王才武氣飄飄。草輭沙乾上駟調。錦韉黃纓金匼匝。一鞭飛過御溝橋。

上多勇力。能於馬上運二十斤軍器。又以黃繩繫大石手自舉之。

轅門殺氣蔽斜曛。未得恩頒似淨軍。將曉角聲催上馬。前旄已入海西雲。

祖大壽以遼兵入衛。戶部未卽撥糧。而登陴者皆淨軍。其大璫日領宮中賞賜。曰皇帝賞你守城辛苦。有頃則曰。此是娘娘賞。太后娘娘賞。某宮娘娘亦有賞。祖兵在城下心不平。璫又指斥其罪。一時上馬吹角。偪大壽北還。大壽不能違衆。上馬怏怏而去。天啓中魏璫選京師淨身者四萬人。號曰淨軍。

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易老。白頭南渡入留都。

謂內院洪承疇也。

眞靈朝罷瑞煙收。白玉階前獨自遊。氣數已成無可奈。三元鼓樂送青牛。

上以災禍日迫。召張眞人建醮乾淸宮。上齋戒嚴潔。夢獨遊空中。無數精靈皆來朝謁。仰視城闕嵯峨。既至。則階級欄楯皆白玉。在戍上。乃驚曰。此上帝之居也。卽俯伏。具奏遙聞上如嬰兒聲曰。此氣數使然。非卿之罪。有星冠霞帔者扶上起。送出天門外。聞鼓樂紛然。一童子騎青牛。武人荷擔。若人間策馬

者數十人。驚寤。明旦告張眞人。對曰。陛下建醮而夢上帝。必有景福。中原麋爛燕巢林。塞外窺知賊禍深。朝報一封偷出塞。換歸五十馬蹄金。

注闕。

新來豔質可憐身。繡幕留香別作春。再召東山爲國計。畫船簫鼓鬧江濱。

洞庭山富家娶婦。少而美。夫死。婦獨居。一日聞街頭鼓樂聲。謂侍兒曰。誰家娶親。盍往觀之。遂出門。坐花轎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訟之縣。縣申道。下檄緝捕甚急。娶親者懼事泄。以其婦盛妝送宜興周延儒。大見寵悅。無何。太倉張溥爲門戶計。鳩金賂要津。宜興得再召。然無行意。曰。不如在家安樂。溥乃見張道臺。令以硃單捕婦。語侵相國。溥見宜興。出單於袖中。宜興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臥不起。將來禍有大於此者。宜興悟。遂行。坐樓船。樹大纛。上繡東山再召四字。祭賽江神。酣飲彌月。始進京。

二册書成注復刪。莫防燈下鬼神環。西銘夫子酆都主。生死榮枯一筆間。

張溥字天如。一字西銘。創舉復社。門人七千。稱西銘夫子。宜興再召。溥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乃書二册以進延儒。

月墮西江歌舞闌。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遊岱。相國方言好作官。

張西銘死赴至。延儒謂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殺者。教我如何殺得盡。見者駭然。

畫簾風細曲房深翠鬢雲盤插繡鍼冰翦玉絲裁履式描完龍鳳待綃金

上方履歲費四百金后於內政之暇爲上製履以助邊其履盡去繁飾以金綫綃成龍鳳太監出宮見婦女輒曰吾們娘娘甚苦每日爲皇爺製履

五更燈火走宮官大駕來朝嫂懿安后在幃中荅拜起玉階仙仗已回鑾

上每年正旦先朝懿安上四拜后在幃中荅二拜晨光未啓簾幃深垂各不相見論者謂本朝家法之善超軼漢唐

憂勞心事啓天知臚唱傳聲拜起遲呪諷璽郎三十徧我皇俯伏未興時

上南郊行禮一俯一興璽郎私持大悲呪五六徧至九獻完俯伏持呪完三十徧上猶未起也其畏敬如此

紫閣霜飛內侍寒賜他先睡聖恩寬金鉤一響蓮燈暗齊出貂囊舉首看

內侍值宿殿廷每人捧一貂囊臥則入囊內上永夜覽章疏念諸侍苦寒賜令先睡上秉燭坐良久聞金鉤響內侍出囊視之上入幃寢矣

秋深葉碎玉池桐月轉金階露氣濛偷出角門廊下立君王儼在燭花中

此甚言上之憂勤也

風流宰相去巡邊八座行遲穩似船多少公侯伏下道上方寶劍蘚旂懸

令箭如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原飛去。立限回京取紙牌。

壬午京師戒嚴。延儒奉命視師。上親餞之。賜上方劍旌旗。呼擁甚盛。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飛馬回京。大司馬方退朝。遇之大駭。謂戎信孔迫也。都人驚疑相告。既而知爲取紙牌諸弄具而已。

儺罷張燈翠殿頭。金桮不解玉顏愁。天家歌舞民家哭。百萬王師在涿州。

宮中除夕。上與后同宴。后不悅。上問之。對曰。今夜妾得侍奉陛下。但王師百萬在涿州。州民豈得室家相聚乎。上爲之淚下。

前驅犢子聽波嫘。趙女燕姬出塞多。上相班師還帝闕。金銀百萬馬驟馱。

延儒受賄撒。喜峯口之兵。以衛天壽山。故時有賣口放出之語。

吏部茶箱玉琢卮。青鬚小事各分司。一棺歸葬松陵後。風雨樓中幼女思。

延儒引吳昌時爲文選司。賣官鬻爵。贓私百萬。昌時疾。各宮入臥內。有青鬚五人司茶。皆絕妙姿也。茶卮皆羊脂玉琢成。受以烏金盤。昌時伏法後。有得其二女。皆絕色。

琵琶彈到古伊州。殿裏分明寒下秋。露冷月高諸伎出。君王自起看旋頭。

辭命潛通密送貂。願遵盟誓息金鑣。使君認作封侯約。只患文龍不患遼。

袁崇煥爲經略。或說之曰。二十年不交兵。公可封侯。崇煥信之。遂成誓約。但圖毛文龍。而以邊事爲可緩矣。

閉卻中營鎖上環曉風吹凍血朱殷三千甲士同聲哭平島仍爲麋鹿山

毛文龍開幕平島朝論疑之崇煥受密旨令伺察之崇煥至海上檄文龍議事文龍從甲士三千渡海而西崇煥詣其營與之飲文龍明旦從五十騎來謝宴之酒酣崇煥曰有密旨與公觀之文龍惶恐叩頭請經略上疏爲己辨雪崇煥叱左右縛之以上方劍斬之三千人痛哭而去於是麾下精銳皆散平島仍荒

不辭霜露翦蒿蓬拊背形成遼海中可怪滿朝無見識將爲疑事問眉公

考沿海全圖平島正在遼後爲牽制之要地雲間陳繼儒自號眉公王文肅公門下士也竊時譽爲山外遊人往來公卿之門時金陵錢龍錫入朝以文龍功罪詢繼儒繼儒曰此如人間一大鼠穴日多虛耗錢以爲然袁崇煥平臺召對錢龍錫有造膝語蓋言文龍也

玉窗相見笑言温體氣如蘭近至尊今夕西園空殿內流螢幾个照黃昏

田妃體氣如蘭其所行坐處香逾時不絕

塵生玉几暗金徽髣髴蘭房見畫衣方士慚無少君術曉風殘月有魂歸

崇禎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田妃薨于承乾宮此言上悼念田妃也

越紀吳紗自翦裁曾隨靈鳥上三台身輕善舞如飛燕十斛明珠買得來

田皇親於吳門買歌妓陳圓圓以進上以青樓卻之陳姿態超凡名傾吳下曾侍宜興故有三台之句

閣臣天性最仁廉。招撫何須劍戟銛。將吏臺前聽號令。中軍元帥誦華嚴。

閣部楊嗣昌奉佛視師。專意招降。既而諸賊降復叛。四面皆起。王師在圍城中矣。嗣昌惟日誦華嚴經。謂此經可以消劫。

爵拜寧南體統尊。兜鍪敕賜是覃恩。將軍馬上能鏖戰。鐵券山河誓子孫。

左良玉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郡司。剽錦州軍裝。走昌平。事軍門侯恂。會大凌河圍急。詔昌平軍赴援。榆林尤世威爲總兵官。入見。言左良玉可將。恂從之。已而良玉戰松杏。皆捷。遂授總兵官。是時賊入豫。良玉受詔討賊。戰懷慶。與督洪承疇意不合。乃歎曰。我卽盡滅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楊嗣昌視師。方倚重良玉。九調而九不至。崇禎十五年。良玉出兵與自成戰朱仙鎮上。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遂取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貨財。又稱軍飢。欲返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知之。大恐。以語侯恂。恂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封爲寧南侯。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上又命中使以銀兜鍪賜良玉。良玉卒不爲用。

露滴秋花入暗聽。宮閨中夜報關寧。珠簾高卷秋河白。天子當階望歲星。

龍顏消瘦爲邊塵。寧德歸來話苦辛。兄妹相看幾行淚。梨花千樹不知春。

光宗二女。長寧德公主。駙馬劉幼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樂安早薨。先帝寡兄弟。待寧德尤厚。及秦關失守。兄妹相見。僅敍愁苦而已。變後。寧德夫婦相逃匿。避民間。粉磑脂田。盡爲勢家所奪。劉公少有玉

人之稱亂後丰姿頓改公主僦居草舍不免飢寒
葡萄滿架藥苗齊玉燕釵長首欲低捧卻小王池畔立戲拈金豆打黃鸝
注闕
袍帶連呼祖降神丹墀拜伏口稱臣乃知今日憂邊主曾舉先王靖難兵
上一日在內殿遽呼袍帶曰祖爺降矣急下殿俯伏稱臣引罪皆靖難時事也既而登殿解去袍帶若
不知有此事者是以京師傳言今上爲文皇再世誠可怪也
崇關巨堞是居庸百二河山此要衝飛報官軍三十萬齊心爲賊作前鋒
賊由太原進兵宣大監軍杜勳以二十餘萬衆降爲賊前鋒
居庸關上列旌幢內府金銀賜百扛平日養兵皆養賊唐通又報舉師降
十七年三月唐通與劉澤清同被召澤清大掠而南惟通以八千人入衛初九日平臺召見上慰勞殊
甚命統兵二萬守居庸賊至通終以全軍降
賊軍百萬漲昏埃鼙鼓驚天曉角哀聞報六宮皆掩面玉鑾日暮出平臺
正陽門外鼓闐闐風捲黃沙賊控弦上與平臺商戰守紛紛進說是南遷
李明睿疏請南遷
授兵十萬上譙樓可是文皇靖難收只費杜勳三四語盡從濠內一時投

授兵十萬皆淨軍也。十八日杜勳縋城而上。同諸瑠耳語良久。麾守者退。守者爭投兵濠中。勳黨遂開彰義門迎賊入城。

白家河畔草迷離。萬戶煙深怨鳥啼。悵望南雲無去路。東風吹劍馬頻嘶。

十九日。上早起。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服。帶佩劍。奪正陽門欲出。守城瑠疑內變。反磴拒擊。上亦尋悔。還至白河。攬轡四望。容色慘然。

城上懸燈賊入濠。九門已獻六軍逃。士民欲爲朝廷戰。三百年中不佩刀。

正陽門懸燈三盞。以表寇信之緩急。時巡城御史議起民兵守。士民踴躍願赴。議未定。而杜勳黨開門迎賊。內城又將陷矣。

瑤臺帝子正年輕。雖出宮門道路生。嘉定府前霜下立。迢遙深似紫金城。

長公主名徽娖。年十五。奉聖母命同宮人數十到嘉定伯府中。以門禁森嚴。不便請鑰爲辭。及天將曉。仍歸大內。順治二年上書求出家。世祖命訪原配周都尉世顯成婚。婚一年而卒。

空磴連聲震若雷。園陵十二盡成灰。平臺召對何人對。皇上無言慟哭回。

丙午賊攻城。磴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城兵曰。急開門。否則屠矣。守者懼。空磴向外。不入鉛子。徒以硝燄鳴之。猶揮手示賊退。乃發。上聞。亟御前殿。手自擊鐘集官。無一至者。

社稷淪亡命亦捐。兩行珠淚盡君前。聖明過守無晨戒。妾負皇恩十八年。

十八日暝。都城陷。上泣語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后頓首曰。妾侍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至有今日。撫太子二王慟哭。遣之出宮。遂先帝崩。

國亡君死后妃從。祖訓煌煌在鼎鐘。同奏娘娘已領旨。宮人拜起自從容。

上御便殿。呼左右進酒。進十數金巵。命宮人傳旨兩宮及懿安張太后自盡曰。莫得壞皇祖爺體面。宮人回奏。娘娘已領旨。叩頭跪起如平時。

主兒傳至各歔欷。御手親將換敝衣。對伏兩班同哭罷。殿庭但有燕雙飛。

上命傳主兒。謂東宮及永定二王也。及入。猶常服。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換敝衣。上自爲結帶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中匿形蹤。藏姓名。年長者呼之爲翁。少者呼之爲伯叔。倘得遨天之庇。爲父母報仇。毋忘我今日戒也。於是左右皆大哭。班始亂。一時星散。內廷無復有人矣。乃以東宮永定二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

劍氣衝花委綠苔。玉眞高架彩雲回。幽幽椒殿無人住。鸚鵡猶呼萬歲來。

上起入宮中。后已自經。上拔劍撞其懸而轉之。時宮人奔竄。內廷空虛。簾前白鸚鵡猶呼萬歲。

睿思旁照及嬰孩。手掘雙鋒入殿來。斷臂壽寧先玉折。昭仁一劍又蘭摧。

上至壽寧宮。聞長公主哭。上曰。汝何不死。曰。兒無罪。上曰。汝生我家。卽是汝罪。左手掩面。右手揮之以劍除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時方六歲。

翠華西閣斷君憐。未得長門賦一篇。今夜有魂甘帶血。落花風裏遍啼鵑。

上入袁妃宮。妃縊死。墮地。上恐其甦。更以劍刺令死。又刃平日所御嬪妃數人。

燕臺四月草青青。馬上悲笳耳厭聽。過客若還懷舊主。回頭一望壽皇亭。

十九日賊入城。急求上所在不得。見上所御馬在山下垂韁。嚙草。始知遺弓在萬歲山之壽皇亭。

賓沐無施有淚懸。去朝王母冠羣仙。清河當日爲予說。可作千秋信史傳。

懿安后自盡。懸絕於地。僞將軍李嚴知爲后。戒其黨勿得犯。欲送還太康伯家。后卒從容自經死。初魏監之伏誅也。后與有力焉。故諸璫有宿怨於后。將后雜置諸嬪中。載出埋瘞。不得成禮。而葬西安張孟堅從賊入宮。親見后死。曾爲予言之。足證野史之失。

午門待罪責供招。舊事先皇各大僚。忍見靈車從內出。月綾被體髮蕭蕭。

二十日百官俱至午門待罪。賊復命長班四下搜緝。責令供招家財多少。盡數獻納。不足者極形。拷掠。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銀五十餘萬。諸臣多少不等。俱不免夾。或至夾死。遙見四賊舁大行皇帝從內出。服白綾衣。月白綾小襖。垂髮被面。足無履。停於東華門外席棚之內。以土爲枕。止用極薄白楊木棺殮。以襄城伯哭諍。易之以稍厚者。襄城伯、李國楨也。

芳魂已去伴湘君。玉骨將歸四尺墳。舊日宮嬪無一在。悲風飄動鳳皇幡。

賊以木板舁皇后尸出宮。后朝服著綠錦鳳皇帔。周身衣服用綫密縫。容顏如生。停茶棚內。與帝同日

殮。

內家避寇承明旨。玉殿金閨人盡亡。不似唐家委社稷。三千宮女拜黃王。

十九日夜漏將盡。上召諸內人令出宮避賊。賊既入。放火燒宮西華門。宮人號哭出走。宮裝委棄滿地。有不及出而遇賊入者。皆投御河中死。

茶庵棚內白楊棺。百姓皆來淚共彈。多少騎驢人過此。曾無一个下驢看。

帝后兩柩停東華門外茶棚之下。賊禁稍弛。百姓皆來哭拜。日有數千。從賊諸臣過此。惟舉扇障面。無有下騎一哭者。賊令西來僞官乘馬。降官乘驢。故云。

不鑒前車在漢唐。東林講學爲三王。臣憂門戶君憂國。門戶成時國已亡。

神廟時。皇后無子。鄭貴妃有寵。欲立其子。宰相持兩端。遂有三王並封之說。而東林講學之會以興。蓋所謂翼衛東宮也。熹廟幼冲。魏璫殺東林幾盡。崇禎卽位。逆閹伏誅。東林復振。浙湘。溫體仁。爲人清刻。上倚任之。東林目爲浙黨。虞山錢謙益。東林黨也。上欲相之。體仁於上前奏其過。錢由是落職。既而周延儒引浙黨入東林。會闈主試。所中皆東林要人弟子。東林德之。遂以延儒爲翹楚。士大夫爭門奪戶。日不暇給。逆賊臨城。依然如是。封疆國事。槩置不問。九重可欺。九廟可毀。神州可陸沈。而門戶體面必不可失。紛拏十有七年而散。弘光時。馬阮起大獄。又思盡殺東林。會國亡而止。

謹具江山百座城。崇禎夫婦立雙名。鮮紅簡子書申敬。獻納通家八股生。

吳中子弟作爲口號。將鮮紅簡帖一箇。上書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獻納之敬。通家生文八股頓首拜。道路傳聞。莫不傷之。

南山寢殿北山陵。掃地惟存破衲僧。卻有故宮馮內侍。贈人黃玉水中丞。

馮內侍者舊宮監也。開寶石肆於京。國亡之後。有客過其肆。見黃玉水中丞製甚精。馮曰。客欲之乎。此先皇爺最愛。我見之輒生悽慘。願以相贈。

山風壓路客魂驚。漢將提戈此下營。當日覆師曾十萬。馬蹄踏破髑髏阬。

國亡之後。南人有至松山者。見枯髏徧地。馬蹄踐之有聲。皆昔年十萬禁軍之骨也。

五尺玲瓏十指寒。病中猶起帶愁彈。金徽玉軫無消息。知在誰家几上安。

無復松楸亭殿傾。年來莫禁野夫耕。荒原多少宮妃墓。盡被牛羊踏箇平。

奔馬征車名利場。園陵誰望舊斜陽。漢家尚有銅人淚。流向風前哭武皇。

亡國之音哀以思。聞者猶登湘山之麓。聽霜夜之猨。故名之曰霜猨集。鶴曜自識。

霜猨集校譌

三頁十五行　爨字誤。原作爨。

五頁十三行　蛾字誤。原作峨。　十四行　在字誤。原作所。

九頁十四行　紵字無庸。缺筆。　十五行　研字誤。原作斫。

十三頁六行　兒字誤。原作兒。

十四頁四行　鼈字筆畫从虫。　九行　月字誤。原作白。　十行　形字誤。原作刑。　十五行　畀字誤。原作昇。

霜猨集續校

八頁八行 撒當作撒。

十五頁十行 湘字誤。當作相。

附補校

十頁五行 郡。疑當作都。 七行 督下當有師字。

十六頁十一行 曜當作曜。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徐元歎先生殘稿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龍旭光 陳敬衡 林東塘）